

盐井与卤龙王:诺邓盐井的技术知识与民间信仰*

朱 霞

(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5)

摘 要: 定点研究的云南省云龙县诺邓村盐井生产已经传承了 1200 多年,作者通过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对诺邓盐井的技术知识及其相关的民间信仰进行了描述,认为诺邓“井地”关于盐井的技术知识、盐井生产仪式和卤龙王的信仰组成了当地的完整的民间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是不可分割的。在井盐生产实践中,交织着卤龙王和水龙王等信仰层面的东西;信仰和仪式中又积淀了长期生产实践中的科学知识。

关键词: 诺邓白族村;盐井;技术知识;民间信仰

中图分类号: TS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 0311(2004)02 - 0062 - 05

诺邓是一个真正的千年古村。早在唐代,樊绰《蛮书》卷七就记载:“剑川有细诺邓井”^[1],证明了诺邓井在唐代已经被开采,到 1996 年封井,至今有 1200 多年的历史。我于 2002 年 7 月和 2003 年 3 月两次在诺邓进行田野作业,发现诺邓的传统技术知识系统与卤龙王的信仰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民间知识体系。

1 诺邓盐井的传统技术知识

1.1 盐井的民间知识

诺邓人的祖先上千年来一直通过利用盐井及其煎煮的技术来解决他们的物质生存问题,并形成传统井盐生产民俗,并代代传承下来。诺邓男女老少对盐井的知识和技术都有或深或浅、或多或少的了解,这些知识和技术是从先辈那里习得的。但是没有下过井的井地人与井下“窰工”相比,对于盐井了解的深浅程度是不一样的。井地人与井的关系也是有远有近,对盐井知识也有多少之分。从利益上讲,最密切的是井与卤水的拥有者——灶户。他们是卤水资源的拥有者,有地方的决策

权。他们对盐井知识是明其要义,在观念上能全面地了解盐井的运作情况,制盐的生产过程。但是,灶户家的男人很少下井。所以灶户对井下的、具体的技术结构并不是十分清楚。从距离上讲,井下的“窰工”,又叫“卤工”,与井的关系最近,对井下的结构和技术有最深入、最具体的了解。与井的关系最远的是没有卤权的荒户,但是他们常常从事与盐井密切相关的工作,对盐井也有相当的了解。在井地民间,对盐井知识的了解以灶户为代表,他们的盐井知识主要有以下两点。

1.1.1 盐井和卤水是珍稀资源

盐井是珍贵的,盐井不像水井到处都有。盐井是产于崇山峻岭和峡谷的最低处,是大自然的恩赐。现在盐是一种便宜的东西,但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不要说古代,就是在六七十年前盐也是稀缺的。一直到停产以前,诺邓人如果到井地以外的地方去娶媳妇,一定用诺盐作为聘礼。在古代,盐更为贵重。唐《云南志》卷七谈到:“颗盐每颗约一两二两,有交易即以颗计之。”^[1]说明盐与黄金和白银一样,曾经在买卖中作为货币使用。对于诺邓人来说,盐井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珍稀资源,

* 收稿日期:2003-10-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00CMZ005).

作者简介:朱霞,女,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主要从事技术民俗学研究。

还是他们世代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当地人把这种大自然的恩赐的珍稀资源归结为卤龙王的赐予。

1.1.2 咸水与淡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对立

咸水与淡水相互依赖和相互对立是井地人最重要的科学观念。咸水出于盐泉,盐泉是河水流入地下盐矿层形成的。因此,盐泉均产于河流附近,就决定了盐泉与淡水是相生相伴的,但是要获得咸水,又必须把咸水与淡水分开。清代张泓在《滇南新语》中形象地说盐井“视霖雨若仇也。”咸水与淡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对立的科学观念是盐井技术运用的核心,直接导致了人们对咸水的有效利用。

一般来说,盐井在开凿时,就有相应的技术把咸水与淡水分开。清康熙周蔚在《琅井志 筹楼井记》记载了云南造盐井的方法:“探其源,索其流,咸者中出,淡者左出,因于四隅中复置一井,井径一丈五尺强,又于井中介为二区,外者咸,内者淡,咸者汲以煮,淡者汲以去。”^[43]可以看出,建造盐井的首要方法就是要找到咸水与淡水的源头,并把咸水与淡水彻底分开。诺邓井开凿的情况后代难以知晓,但是可以肯定,盐井开凿时已经找到了咸水与淡水的水脉,并把它们分开了,否则盐井根本不能利用。而且分开咸水与淡水一直是盐井生产和技术运用的关键。在后世,除了窰工以外,诺邓人很少去追究井下的咸淡水是如何分开这样的问题,而多是从井盐生产的过程中谈到咸水与淡水要分开。灶户则是从出盐的多少来谈淡水与咸水的关系问题,所以说井盐生产有旺、淡、平、空之分。被访谈人黄金鼎说:“干季卤咸,一桶水有七背水,出盐多。雨季一桶水有十多背水,超过一定的背数,卤水就不能要了。所以卤水就有空平旺淡的说法。冬天就旺,夏秋季就平,雨水天就淡,太淡不要就叫空。”这是针对咸水与淡水的对立来说的。村民的盐井知识是具体地与生产、劳动和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知识的多少,偏重于哪一个方面,都是与此相联系。

1.2 盐井的井下技术结构

诺邓井下汲卤系统和汲水系统的技术构造,是卤工们在咸水与淡水相互依赖又相互对立的科学观念的指导下,对井下咸水与淡水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后,在地下开掘出汲卤系统和汲水系统两种通道所形成的技术构造,是诺邓井卤水开采的重要技术要领。

在云南,由于自然条件的多样性,每一个盐井的具体的技术结构都不一样。从本人对清康熙年间的《滇南盐法图》的研究^[44],大体了解到云南的盐井可以分为三类,即陆上盐井、河中盐井和自然卤泉的利用。各类盐井对技术的运用不一样。其中河中所造的盐井最为独特,具有很高的开凿技术。陆上盐井的情况也是各各不一,有的是斜井,有的是直井,有的采卤,有的采矿。诺邓井属于分布最多的陆上盐井。

《康熙云龙州志》记载了诺邓井“深七丈,方围二丈余”^[45]。1995年自贡盐业博物馆考察队对云南黑井、石羊井、诺邓井、大井进行了初步测量考察,由黄健执笔写成了《云南盐业考察报告》,其中有对诺邓井的一些数据和直观的描述,但是对技术结构缺乏分析。1996年诺邓井被封,河水淹没了盐井,无法

进行实地调查。对于井下的情况,我是通过多个盐工和老人了解获得的,本文井下结构的描述,是根据他们所提供的信息综合而成的。

诺邓井深22米(七丈),有两个井硐,一个是咸水井硐,方围7米左右(二丈余),与《康熙云龙州志》的记载相符。还有一个是淡水井硐,方围10米左右,常常被忽视。咸水井硐是汲取咸水的通道,淡水井硐是汲取淡水的通道。井下的技术结构的要领在于形成了汲卤系统和汲水系统,通过这种技术构造有效地分开咸水与淡水。在盐井的井口下面,有咸水与淡水两个蓄水池,咸水池有4平方米,淡池有6平方米,淡池与咸池相连,但两池用两个木板隔开,木板中间用胶泥塞住,使之不能渗漏,隔开咸淡。

井下是由坑道构成的,坑道的周围是用坑道木——当地叫“架箱”支撑,并用胶泥防漏。坑道有的较高,卤工可以直行,有的较低,要弯着腰走。井里有淡水和咸水的通道两个系统,两个系统是相互独立和彼此分开的。

卤水的源头是在井里的最深处,据黄健《云南盐业考察报告》记录:“下井底后往东,几经曲折走了约20米到达出卤水的地方,在这里有一个硐室长1.87米,宽1.82米,高1.71米,卤水从这里用竹窰抽7米输送到储卤池中,再由轱辘绞车提到地面。”^[46]据老人说井下共有两处盐泉,一处叫大井或大仓,是主要的盐泉,卤水多而味咸,一处叫小井或小仓,卤水少而味淡。卤水是从矿硐深处高高的石岩缝隙中淌下来,因为整个矿硐都是用木制“架箱”支撑着,“架箱”上留了一个洞,咸水就从洞中淌下来了。井口下4平方米的咸水池与盐泉——大仓和小仓之间有两条咸水通道连接。咸水通道是视槽所辅,咸水源泉即大仓和小仓的地势高,咸水池的地势低,窰工从高处汲水,咸水就顺着水道流入井下面有4平方米的咸池中。可以看出井下卤水的开采是通过竹窰汲卤输入挖成有高低落差的视槽中,利用落差来把卤水输送到井口下的咸水池中。再用木桶和天车(轱辘)把卤水从咸水井硐中汲出备用。

黄健《云南盐业考察报告》记载:“有一条最高处1.3米、最低处0.79米坑道,坑道宽度在0.7米至1.4米之间。这个坑道围绕主井而建,呈椭圆形,周长60米到70米长,此处坑道下有水沟,主要是为卤水井隔绝淡水用。”^[46]这就是诺邓井的汲水系统或淡水通道,是由明沟暗道组成,淡水通道在地下形成一个有开口的倾斜圆圈,开口的两头地势高,圆圈的中间地势低,井里的淡水就从高处流到低处,最终由通道把井里的所有淡水归入6平方米的淡池中。再用竹窰经过六级提升把淡水从淡水井硐中汲入河中。

总之,井盐的知识和技术是人类在长期地、有目的地开采卤水资源中产生的,它反映了人利用自然资源的知识、需求、意志和目的,是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反映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是一个群体通过经验积累、不断改进的、集体持有的一整套知识体系,是集体的结晶。

诺邓人不仅有源于经验并通过经验积累的传统技术所构成知识体系,而且有能解释盐井、盐井与人、盐井与世界的联

系的观念体系,它是由一系列民间信仰和仪式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所构成的。卤龙王及其崇拜就是这种观念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它体现在盐井的生产仪式和祭祀仪式中。

2 诺邓盐井的生产仪式

诺邓井盐生产仪式,主要涉及生产仪式中卤龙王的信仰和崇拜。卤龙王主卤水,是具有最高卤权的神灵,又是井盐生产中特有的行业神,具有自然神与行业神两种属性。首先,诺邓民众是把卤龙王看成是具有握有最高卤权的神灵,主宰卤权的施舍或剥夺,井地的卤权是卤龙王的赋予的。其次,卤龙王与井盐生产进行的顺利有直接的关系,不仅是卤工或竟工的保护神,也是整个井盐生产的保护神^[7]。

2.1 盐井的生产仪式

诺邓人世世代代都是通过盐井的卤水来谋生。在井下,竟工们通过传统技术对盐井的卤水进行了持续的、有效的开采。这种开采技术基本上是一种不断重复模式化行为,诺邓井每天的卤水只有120背左右,传统技术的运用并不能使盐井多产卤水,竟工的技术和人力也不能解决盐井出卤的浓与淡,更不能保证盐井永远卤水旺盛。在诺邓民众看来,这些问题是人力无法主宰,表现人类智力、体力与技术的有限性。诺邓盐井的生产仪式就是围绕着盐井——卤水的源泉——具化为卤龙王来进行的,主要反映井盐生产中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对大自然的神化。

井盐生产是一种依赖卤水资源的传统技术生产,卤水的开采是最关键的。而传统井盐技术对于地层卤水的分布和数量的认识是有限的,对于卤水的开发受到客观条件限制和约束。在井盐生产中,卤水的旺盛与枯竭是人们无法预知和掌握的。从历史文献看,在云南省云龙县的有好几个盐井原来是出产旺卤,但后来大自然——当地人具化为卤龙王收回了它赐给人们的卤权。例如,在明代,“武宗正德九年,顺荡井地震,卤源崩裂,免课千两。世宗嘉靖中,石门关地震,雒马井地震,井俱崩塌,卤闭。”^[8]在清代“金泉井原产五井,因地动卤洩,已没三井。”^[9]井地人把这种人力和技术都无法决定的事归结为超验的力量——卤龙王的神力。在井盐生产中诺邓人对大自然的恩赐——具化为卤龙王充满感激和敬畏之情。卤水资源是被认为是卤龙王给人们带来的礼品,卤龙王具有最高的卤权。

诺邓过去一直实行一种直接起源于井盐生产的井房生产仪式,竟工每天借助这个仪式以表达人们对于具化为卤龙王的大自然的感激与敬畏,并从卤龙王那里获得卤权。井房是竟工生产和工作的地方,在1949以前,竟工每天都要在这里做一个生产仪式。在井房中,墙壁上专门设有龙王牌位和香案,在井下的最深处也设有龙王牌位和香案,供竟工点香供奉。井房龙王牌位与龙王庙里的牌位相似。一般在龙王牌位中间写着:“敕封灵源普泽卤脉兴旺得道龙王之神位”,牌位的顶上雕着五个龙头,两边都有红纸写的对联,内容都是赞颂卤龙王的恩德、祈求卤旺盐丰的。在竟工工作的井房大门的对联内容脱

不开龙王的影子,黄金品老人提供了当时井房的一付对联:“八井咸卤无双味,五云体洁第一泉”,横批“恩流万古”。这里的“五云”是“云龙五井”的别称。我问老人恩流万古的恩是指谁的恩,老人说是卤龙王的恩。当时竟工们每天早晨都要在井房的卤龙王牌位上敬一对香,心中祈求卤旺盐丰,生产顺利,才下井工作。下午从井下上来还要点一次香,感谢卤龙王的恩赐。天天如此,常年不断,成为了竟工的一个日常的生产仪式。井地人认为这个仪式能使盐井的卤水取之不尽,并保佑取卤的竟工平安返回地面。

2.2 生产仪式的文化含义

这个生产仪式是与生产活动相伴而生的信仰仪式,但是,它与民众的精神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表达了丰富的文化含义。

从现实层面来看,在这个生产仪式中,首先反映了井地人民的共同愿望,渴望卤水长盛不衰,永远保住卤权。在井地,民众最怕的就是卤水枯竭,丧失生产资料,生存来源断绝。竟工每天下井前都要向自然神和行业神卤龙王祈求卤旺盐丰,代表全体人民向卤龙王发出的祈求,指望卤龙王恩赐卤权,使灶户获得煮水的权力,井盐生产能够继续下去。卤龙王管卤水,就像河神管河、山神管山,具有自然神的属性。其次反映了竟工个人的愿望,渴望工作顺利,安全返回地面。由于井下工作的艰辛,面临着一些危险,其中有空气稀薄产生的呼吸困难,徒手攀爬井碛摔死的可能性。卤工代代传承这一套生产仪式与卤工生命安全得不到保证的现实有直接的关系,因而祈求行业的保护神,保佑卤工在生产中逢凶化吉、遇难呈祥,顺利返回地面。信仰仪式产生常常根源于人类趋吉避凶的本性,在当时低下落后的生产条件下,祈求神的救助几乎是人们唯一的办法。卤龙王在这一点又具有行业保护神的属性。所以,卤龙王是井盐生产的行业神,由于这个行业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这一行业神又带有自然神的属性。

再从从信仰的层面来分析,生产仪式可能还有另外的含义。竟工下井取水是直接和卤水的水脉接触,而人们认为卤水是卤龙王带来的,卤龙王具有最高的卤权。卤泉与卤龙王的关系正如水泉与水龙王的关系一样,卤水与卤龙王是不可分的。取卤水与取淡水是不一样的,它一定要深入到地下22米深的咸水源头去取。接近了咸水的源头,就接近了卤龙王。可以想象,到井下深处的咸水源头处取卤,可以看成是去神圣的咸泉和它的主人——卤龙王分卤水或卤权。所以,井房仪式还有两个比较深层的目的,一是通过在龙王牌位面前点香祈祷的仪式来通神,告知卤龙王,卤工要下来取卤了,以此表示对卤龙王的敬意,从而避免外来者对主人卤龙王的冒犯;二是通过这样的仪式来除去自己身上的秽气,接近卤水的水脉时才不会污染卤水,讨得龙王的欢心。下面要谈的龙王会的接水仪式也表明龙王是喜欢干净而憎恨污秽的,正如泉水怕污物一样。生产仪式这两层含义都表明了,在卤工和井地民众心目中,卤龙王的崇高地位,以及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

当卤工从井下工作结束后,返回地面也要点香,其目的是感谢龙王赐给卤水或卤权,并使竟工安全返回地面。生产仪式

早晚两次点香祈祷,是表明从日出到日落一天以内所做的是一个完整生产仪式,表明盐工天天不间断地敬奉龙王的虔诚之心。

在我们的观念中,井和井房是属于生产领域的,而卤龙王是属于意识领域的,两者是有一定的空间和距离的。而卤龙王的崇拜和信仰在盐业生产中几乎无所不在,卤龙王与生产资料——卤水混在一起的,井房生产仪式把生产与信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井盐技术的运用是在神的护佑下进行的。董晓萍认为民间信仰特点是:“它还未从老百姓一般精神文化、物质生活和社会组织中分化出来,它还是世俗社会结构的一部分”。^[10]的确,在诺邓盐业社会中,关于卤龙王的民间信仰就充分反映了这种特点。

从井房仪式中,我们可以看见,信仰层面的东西移挪到了生产技术的实践层面中来了。信仰以一种具体的、可见的形式介入了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从卤水分配起始,成为了生产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把生产实践活动变成一种不仅是人与劳动对象相关联物质生产活动,而且是人与神相关联的、复杂的、人性化的精神信仰活动。通过井房生产仪式,盐井、人和神联系在一起了,观念体系和实践体系结合在一起,使两者成为了一个和谐的、浑然一体的知识体系。

3 诺邓盐井的祭祀仪式

从诺邓盐井的祭祀仪式——龙王会,可以从更深的层次来论述生产技术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以下描述和分析了盐井祭祀中生产知识和技术与卤龙王信仰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表明诺邓的生产民俗中生产技术与民间信仰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从某种意义上说盐井的祭祀仪式也是促进井盐生式的手段之一。

在诺邓许多节日和祭祀都少不了龙王,龙王会是最有代表性盐井的祭祀活动。龙王会每年举行两天,是大型盐井的祭祀仪式,包括接水、祭祀和唱戏娱神活动。诺邓的龙王会在每年农历的六月十三举行,是诺邓人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在云南的白盐井也有举行龙王会的习俗。《白盐井志》卷一“风俗”记载:“正月十三作龙王会,五井五庙轮当会首,庙内修斋,庙前演戏。”说明白盐井的供奉的大概也是盐水龙王或卤龙王,龙王庙和戏台也是盐井建筑的一部分。所不同的是白盐井龙王会在正月十三,而在诺邓井,人们认为六月十三是卤龙王的生日,四方的水龙王都要来给卤龙王拜寿。龙王会是由“公甲卤”——灶户公积金资助,篦工主办,全村参加的一个对卤龙王的祭祀活动。老人们说因为有公款的资助,1949年前它是诺邓办得最隆重的祭祀活动。夏季的六月是水旺的日子,在龙王会的前后都会有大雨,当地人认为是水龙王来给卤龙王拜寿,因而风雨大作。龙王会的主要内容是接水、祭祀和娱神。

据老人们对1949年前龙王会的回忆,六月十三是接水和祭祀,这是龙王会最重要的两项活动,主要是由煮水的灶户和篦工一起举办。早晨9点左右,灶户每家出一个人和篦工组成了接水的队伍,从井上出发,最前面由锁呐吹着高亢的音乐开

道出发,锁呐后面两个篦工抬着火池,火池里面烧香叶(一种香的植物叶子)和青蒿,一路上香烟袅袅。火池的作用很重要,人们认为龙害怕污秽不洁的东西,火池烧的香叶和青蒿能除去污秽。黄金品老人说:“就等于现在的消毒,排除一切污秽,龙王才好过。”火池后面,男青年抬着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子,旗子上画着五龙,代表着四方水龙王和盐水龙王。五龙旗的后面打一把圆顶的红罗伞盖,红罗伞盖打在篦工抬的纸扎的轿子上,表明轿子无比尊贵的地位,轿子里放的是一把接水的磁壶。轿子和这把磁壶就是接水的中心。在轿子后面跟着一队五六十岁的老人,他们每个人手里拿着一对香。队伍里还有一位专门的神职人员叫高公,专门为接水念经。其他男人、妇女和小孩子在路上观看。音乐、彩旗和香火把接水仪式渲染得神圣和隆重,队伍一直从盐井走到了村后的山上。那里有一股长流水,诺邓人认为这一股水是神圣的,是水魂之所在,又叫龙水,每年都在那儿接水。到了水边,高公就开始高声念经,念完经后,就由井上的篦工把轿子中的磁壶拿出来,并从这一股长流水的泉水中打起满满一壶水来,并说:“龙王的水魂跟我们来”,然后把磁壶放回轿里。回来时,轿子抬的不仅是一壶水,更重要的是水魂,水的精灵,人们来年卤旺盐丰的希望。接水的队伍回到井上后,高公念经,然后由接水的篦工把这壶水一直送到深达22米的井下,并把这壶淡水倒入咸水井里,一边说:“龙水的魂魄回来了”。接水仪式完成后,就到龙王庙里祭卤龙王。

祭祀是在龙王庙举行,用猪、鸡、牛或羊、以及麂子代表的山珍作为祭品,供奉在卤龙王的神像前,祭祀活动是由德高望众的三个老人主持,分三次上香,领导众人献牲礼、叩头,还念一篇祭龙王的祝文,祝文已失传。男人们参加祭祀和早晚两次聚餐,女人们只来叩头,但不参加祭祀和吃饭。第二天十四唱滇戏娱神。诺邓人认为龙王好戏,所以下雨也唱戏,戏台上的顶就是为了下雨准备的。看戏的人常常是打着伞看,兴致并不因下雨而减弱。龙王会的日子,街市繁荣、热闹,看戏的,走亲戚的,做买卖的,不仅是一个对卤龙王的祭祀活动,还是诺邓人的一个社交聚会。

为什么要到高山上接水,把淡水的水接来,并倒入咸井中?人们共同的想法是,接了水魂,第二年的盐井的卤水会旺盛,能卤旺盐丰。但是人们对接水的理解又不完全一样,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反映了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接水仪式的不同的阐释。

第一种是黄金品老人的解释,他说:“那股长流水,水魂就在那里,龙种就在那里,龙子龙孙就在那里,每年的这一天就要把它接回来。”这种说法可能代表一种起源很早的观念,可能是做龙王会的最初目的,而且与接水仪式是环环相扣的。卤水是被具化为卤龙王,卤龙王具有与人相似的情感与生命力,它有强旺和衰竭。每年的六月十三前后,当地都有大雨,是卤淡的时候。人们在这个卤淡的日子接水魂,可能是认为卤淡意味着卤龙王的神力有所衰弱,所以从龙水处把水魂或者龙子龙孙接来,以加强卤龙王的活力。篦工接水魂就很像巫师给病

人叫魂,“龙王的水魂跟我们来”,“龙水的魂魄回来了”。接水最基本的目的是增加和保持卤龙王的旺盛的生命力和神力,从而获得盐卤的好收成。卤龙王具有自然神的属性,具有所代表的大自然的特点,与大自然合二为一。可以看出接水仪式是信仰层面关于卤龙王的观念挪移到盐卤的生产活动中,并与它相结合而产生的。

第二种是杨寅良老人的解释,他说:“井是在深处,洪水跑来井下,掺进咸水中。龙王会到山上接水,就是考虑到洪水来是因为山上的淡水龙王下来和我们这里的卤龙王吵架。把淡水龙王请下来,吟经、上香敬他们,是让他们不要和卤龙王吵架,让他们和好,让他们交朋友,让他们互相尊敬,让卤水发旺。”这种解释是从淡水与咸水的冲突来看卤龙王与水龙王的关系,卤龙王身上具备卤水的自然特征——不能与淡水掺合。杨寅良是把接水仪式看成人们撮合卤龙王与水龙王的友善关系的一个必要的方式。这种看法不是扣着具体的接水仪式来说的,而是从井盐生产的实用性上来看接水仪式的,是盐卤生产实践活动中的科学观念挪移到卤龙王和水龙王的信仰中形成的,是实用科学观与民间信仰结合在一起的观念。

第三种是杨绍衡的解释,他说:“卤龙王主卤水,卤水是淡水泡盐矿得来的,所以接淡水倒在咸井里的道理就是这个,淡水卤水本是一家人,卤龙王和龙王也是一家人,卤龙王是最大的,其他龙王要听他的。”这种看法也没有扣着接水仪式来说,只是人们对接水仪式的一种理解,它是从咸水与淡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来看接水仪式,渗入了更多的关于盐井的知识,并把咸水与淡水的关系与卤龙王、水龙王同宗同类的关系相类比。可以看出,不仅信仰层面的东西可能下降到生产实践中,人们的实践经验也会以一种可信的形式上升到了人们的信仰活动中来,成为现实与想象之间的桥梁,并把人们的信仰活动变成一种物质实践相关联的活动,而不是仅仅是一种无端的空想。

看得出来,井盐社会的龙王会与农业社会的龙王会有相当大的区别的,它强烈地反映了井盐社会的生产技术的实

践活动与信仰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与人们的生存活动是联系在一起的,反映了盐业技术社会的特点。

总之,从诺邓的井盐生产仪式和井盐祭祀仪式中,可以看到,盐井技术的实践系统与卤龙王的信仰系统构成了当地人民的完整的民间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卤龙王和水龙王信仰系统中的文化因素能够挪移到了井盐生产技术的实践系统中;另一方面,生产技术实践系统中的技术因素也能够挪移到信仰系统中,从而把这两个系统交织在一起,使技术与信仰之间有了交流和沟通,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生产民俗传统。

[参 考 文 献]

- [1] (唐)樊绰. 云南志[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63.
- [2] (清)张泓. 滇南新语[A]. 云南古代游记选[C]. 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214.
- [3] (清)周蔚. 康熙琅盐井志 筹井楼记(卷三)[M]. 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刻本.
- [4] 朱霞. 从“滇南盐法图”看云南古代少数民族的井盐生产[J].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04, 2: 40 - 55.
- [5] (清)王符. 康熙云州志(卷六)[M]. 原本藏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部的缩微胶卷影印本.
- [6] 黄健. 云南盐业考察报告[J]. 盐业史研究, 1996, (3): 36.
- [7]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193.
- [8] (清)王符. 康熙云州志(卷十一)[M]. 原本藏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部的缩微胶卷影印本.
- [9] (清)张德霖. 光绪云州志稿(卷一),光绪刻本[M]. 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收藏.
- [10] 董晓萍. 说话的文化[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32.
- [11] (清)赵淳. 乾隆白盐井志(卷一)“风俗”正月条[M]. 乾隆年间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

[责任编辑 黄祖宾]

[责任校对 苏 琴]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Folk Beliefs of Nuo Deng Salt Well

ZHU Xia

(Dept.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study on the traditional well-salt production transmitted by the Nuo Deng village of Yunlong county in Yunnan Province for one thousand and two hundred years. By using the first-hand materials with a reference to Yunnan historical record documents, the author describes the well-salt production technique and the related folk beliefs. It thinks that the folk knowledge of salt well, well-salt production ritual and sacrificial ritual of the Salt Dragon made one whole folk knowledge system that should not be cut apart. It existed the beliefs of the Salt Dragon and the Water Dragon in the well-salt production practice, meanwhile it mixed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the belief and rituals.

Key Words: Nuodeng Village; Well-salt; Scientific Knowledge; Folk Beliefs